

【区域协调发展】

# 中国南北地区差异的要素分解与政策启示\*

吴利学

**摘要:**21世纪以来,中国南北地区差异日益扩大,各增长要素作用差异明显。利用发展核算基础上的地区差异分解框架和1978—2022年中国省级地区数据,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物质资本、劳动投入对南北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结果发现,南北地区总产出差异总体上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但劳均产出近十多年来变化不大,劳动力和资本流入成为南方地区总产出更快增长的重要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差异一直是影响南北差异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将会主导未来的区域差异趋势;物质资本差异受区域政策影响比较突出,但政策效果需要多方面协调考虑。要素分解对于缩小中国南北差异的政策启示在于,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加快国际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从而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关键词:**南北地区差异;发展核算;要素贡献分解;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5-0092-08 收稿日期:2024-06-28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DF2023YS24)。

作者简介:吴利学,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北京 100006)。

##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南北地区经济差异成为学术界和决策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南北地区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气候特征、农业生产、居民生活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与人口分布以及交通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进入21世纪以来,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差异不断缩小,但南北地区经济差异不断扩大,成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特征和典型体现(安树伟,李瑞鹏,2023)。南北地区差异问题引发了诸多学者的研究探讨。例如,盛来运等(2018)较早从地区GDP增速、居民收入、财政收入情况等方面分析了南北发展的不平衡性,发现南北经济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杨多贵等(2018)以南北地区GDP总量作为判断的基础指标,戴德颐(2020)加入一般预算收入,张红梅等(2019)采用人均GDP为衡量指标,杨

明洪等(2021)综合考虑总量和人均GDP指标,都确认了南北地区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

在差异水平和变化趋势的测度评判基础上,既有研究认为造成中国南北地区经济差异扩大的原因主要有自然禀赋与历史发展因素(张博等,2021;肖金成等,2022;苏红键,2022)、市场化等制度因素(董雪兵等,2020;万海远等,2021;丛胜美等,2022;张杰等,2023)、产业结构因素(安虎森等,2021;郑新立等,2021;吴利学,2023)、区域政策因素(魏后凯等,2020;安树伟等,2023;王家庭等,2023)等。这些研究成果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南北地区经济差距的认识,也充分说明南北地区经济差距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从研究方法来看,这些研究大多以回归分析为基础来考察不同方面因素对南北地区差异的影响,而未直接分析经济增长因素对地区差异的直接影响。为弥补这一方法论方面的不足,本文以发展核算为基础,利用1978—2022年中国省级地区数据,采用核算分解方法直接

测度了全要素生产率、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等增长要素对南北地区产出差异的具体贡献份额。本文的研究为地区经济差异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南北差异中各要素的贡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对于理解中国南北地区经济差异并制定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二、分解方法

参考 Klenow and Rodriguez-Clare (1997)、Hall and Jones (1999)、Easterly and Levine (2001) 等发展起来的“索洛发展核算 (Solow Development Accounting)”框架,本文采用基于生产函数的分解方法对中国南北地区经济差异进行分解。借鉴傅晓霞、吴利学 (2006、2007) 等的研究,我们采用柯布—道格拉斯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来刻画地区生产:

$$Y_i(t) = A_i(t) K_i(t)^{1-\alpha} H_i(t)^\alpha \quad (1)$$

其中的指标和参数含义如下:  $Y$  代表产出,  $i$  表示地区,  $t$  表示时间,  $A$  代表技术水平 (生产效率),  $K$  代表物质资本投入量,  $H$  代表 (有效) 劳动投入量, 是劳动力数量  $L$  和人力资本水平  $h$  的乘积, 即  $H = Lh$ 。  $1-\alpha$  为物资资本产出弹性,  $\alpha$  为人力资本产出弹性。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 要素的产出弹性大体上等于其回报占产出的份额。式 (1) 两边取对数, 可以得到:

$$\ln Y_i(t) = \ln A_i(t) + (1-\alpha) \ln K_i(t) + \alpha \ln H_i(t) \quad (2)$$

根据式 (1) 和式 (2), 我们可以把地区产出分解为物资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利用这个核算框架, 可以对两个地区产出差异进行分解。例如, 根据式 (1), 中国南方地区 (以下标  $S$  表示) 和北方地区 (以下标  $N$  表示) 的产出差异可以表示为:

$$\frac{Y_S(t)}{Y_N(t)} = \left[ \frac{A_S(t)}{A_N(t)} \right] \left[ \frac{K_S(t)}{K_N(t)} \right]^{1-\alpha} \left[ \frac{H_S(t)}{H_N(t)} \right]^\alpha \quad (3)$$

或者, 根据式 (2) 采用对数形式表示:

$$\ln \left[ \frac{Y_S(t)}{Y_N(t)} \right] = \ln \left[ \frac{A_S(t)}{A_N(t)} \right] + (1-\alpha) \ln \left[ \frac{K_S(t)}{K_N(t)} \right] + \alpha \ln \left[ \frac{H_S(t)}{H_N(t)} \right] \quad (4)$$

式 (3) 和式 (4) 表明, 南北地区的产出差异可以分解为两地区物资资本差异、劳动投入差异和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贡献。以上分解考虑的是两个地区总产出, 即经济总量的差异。由于人均或劳均产

出差异更能反映地区的发展水平, 所以其分解也具有重要的经济学意义。在式 (1) 两边分别除以地区劳动力数量, 可以将地区劳均产出表示为:

$$y_i(t) = A_i(t) k_i(t)^{1-\alpha} h_i(t)^\alpha \quad (5)$$

其中,  $y = Y/L$  表示劳均产出,  $k = K/L$  表示劳均资本投入量,  $h = H/L$  表示人力资本水平。在式 (2) 两边取对数, 可以得到:

$$\ln y_i(t) = \ln A_i(t) + (1-\alpha) \ln k_i(t) + \alpha \ln h_i(t) \quad (6)$$

由此, 南北地区的劳均产出差异表示为:

$$\frac{y_S(t)}{y_N(t)} = \left[ \frac{A_S(t)}{A_N(t)} \right] \left[ \frac{K_S(t)}{K_N(t)} \right]^{1-\alpha} \left[ \frac{h_S(t)}{h_N(t)} \right]^\alpha \quad (7)$$

或者, 采用对数形式表示为:

$$\ln \left[ \frac{y_S(t)}{y_N(t)} \right] = \ln \left[ \frac{A_S(t)}{A_N(t)} \right] + (1-\alpha) \ln \left[ \frac{k_S(t)}{k_N(t)} \right] + \alpha \ln \left[ \frac{h_S(t)}{h_N(t)} \right] \quad (8)$$

式 (7) 和式 (8) 表明, 南北地区的劳均产出差异可以分解为两地区劳均物质资本差异、劳均人力资本差异和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贡献。此外, 对于多个地区, 可以用协方差将各地区劳均产出的总体差异分解为劳均物质资本差异、劳均人力资本差异和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贡献, 即:

$$\text{var}[\ln y_i(t)] = \text{cov}[\ln A_i(t), \ln y_i(t)] + (1-\alpha) \text{cov}[\ln k_i(t), \ln y_i(t)] + \alpha \text{cov}[\ln h_i(t), \ln y_i(t)] \quad (9)$$

## 三、变量与数据

本文的产出差异分解涉及各地区产出、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以及要素回报份额等变量。样本为 1978—2022 年 31 个省 (区、市) (不含港澳台)。根据目前大多数研究的划分, 文中南方包括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广西、江西、福建、广东、海南, 共 16 个省 (区、市); 北方包括北京、天津、内蒙古、河北、甘肃、宁夏、山西、陕西、青海、新疆、山东、河南、辽宁、吉林、黑龙江, 共 15 个省 (区、市)。

产出采用地区生产总值 (GDP) 指标, 单位为亿元, 利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调整为 2000 年不变价格。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1990 年以前数据参考《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

资本投入采用地区资本存量指标, 单位为亿元。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 估算方法是: 第一, 采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将历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调整为 2000 年价格; 第二, 根据 1978 年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该时期平均投资增长率得到初始资本存量;第三,此后历年资本存量根据永续盘存法计算,折旧率设定为6%。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由于2016年以后各地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不再公布,文中利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行估算。

劳动力投入采用全社会从业人员指标,单位为万人。1990年以前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1991—2016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根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调整后的从业人员总计数,2020—2022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7—2019年数据大部分缺失,缺失数据根据各地区劳动力的增长趋势进行插值处理。

人力资本的测度比较困难和复杂,文中采用类似Wang and Yao(2003)等的方法,以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衡量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指标采用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假定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居民平均教育年数分别为0、6、9、12年和16年。计算公式为: $h=prim \times 6 + midd \times 9 + high \times 12 + univ \times 16$ ,其中 $h$ 表示人力资本, $prim$ 、 $midd$ 、 $high$ 和 $univ$ 分别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教育程度居民占地区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提供了1996—1999年、2002—2009年、2011—2019年和2021—2022年的抽样数据,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提供了1990年和2000年数据。第三次人口普查提供了1982年12岁及以上人口的教育程度数据,我们用该年学校在校人数除以学龄儿童入学率来近似得到6—12岁人口数,并以此估算1982年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2001年、2010年和2020年数据通过前后年份数据的算术平均得到。1983—1989年和1991—1995年数据采用趋势插值法,根据起始年份间的变差,用在校人数的平均教育年数为权重进行调整。由于1978—1981年找不到恰当的初始年份,根据1983—1989年的结果推算。

文中采用要素收入份额作为生产函数中的要素产出弹性(即 $\alpha$ 和 $1-\alpha$ )。要素收入份额根据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获得。中国收入法核算将国内(或地区)生产总值分解为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者净税和营业盈余四个部分。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指标解释,劳动者报酬比较接近有效劳动在国民

收入中的全部份额,我们将它在收入法GDP中的比重作为劳动者报酬份额,将剩余部分作为物质资本收入份额。根据国家统计局各地区1992—2017年收入法GDP核算数据,计算出各地区历年的劳动者报酬份额,结果显示,这一比率相对稳定,而且南北地区差异不大,我们采用各地区历年均值作为劳动产出弹性的近似结果,即设定 $\alpha=0.5041$ 。

#### 四、分解结果

本部分报告产出差异的分解结果,并对结果进行讨论。

##### 1.总产出差异分解

根据式(4)测算1978—2022年南北地区总产出差异以及各要素的贡献,结果如图1所示,四条线分别表示南北地区总产出差异,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物质资本投入差异和劳动投入差异的贡献。从总体趋势来看,南北地区总产出差异持续上升,最近一两年有一些波动,但是否能成为南北地区差异缩小的趋势还有待观察。从贡献份额来看,各因素的变化趋势和影响程度各有特点。

劳动投入差异虽然在大多数年份都是对南北地区产出差异贡献最大的因素,但它比较稳定,变化幅度比较小,并不是导致南北差异持续扩大的关键。不过,随着人口和人才政策越来越松动,近一段时期以来南方地区劳动投入增长有不断加快的迹象,对南北地区总产出差异扩大也有一定贡献。物质资本投入差异的贡献则具有波动性。1978—2000年,物质资本投入差异是造成南北地区总产出差异扩大的主要因素。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的实施,中央政府对北方地区的投资不断增加,南北地区物质资本投入的差异快速缩小。2015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特别是投资增长的放缓,南部地区的投资下降幅度比较慢,北方地区的投资下降幅度较大,南北地区物质资本投入差异缩小的态势又出现了反转。

事实上,1978年以来,对南北地区总产出差异扩大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南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低于北方地区,直到90年代初才超过北方。但此后20年南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速度远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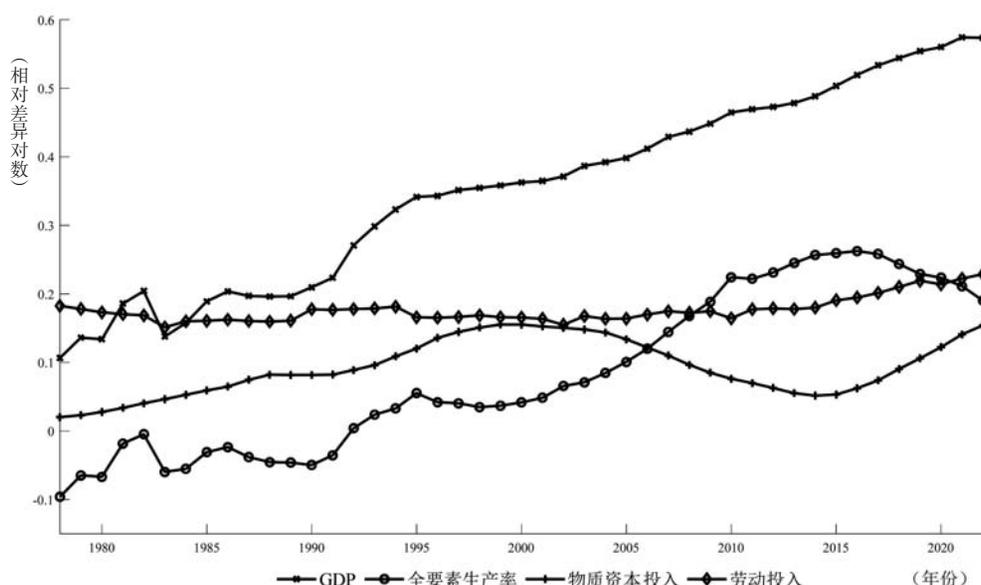


图1 南北地区总产出差异分解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快于北方,从2006年开始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成为南北地区总产出差异中贡献最大的因素,一段时期内的贡献份额甚至超过了物质资本和劳动资本投入的总和。直到近年来,这个趋势才有所反转,如果能够持续更长时间,应当能够成为缩小南北差异的力量。

表1报告了改革开放以来南北地区总产出差异及要素贡献的变化情况。总体来看,1978—2022年中国南北地区总产出差异平均以每年1.06%的速度扩大,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变化的贡献份额为61.34%,是导致南北总产出差异扩大的最主要因素;物质资本投入差异变化的贡献份额为28.73%,影响也非常可观;有效劳动投入差异变化的贡献份额为9.93%,幅度较小。这表明,长期来看,生产效率是决定地区产出增长的关键因素,要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平衡增长,仍需要大力促进落后地区生产效率快速提升。

为了更详细地分析南北差异的变化,我们根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变化趋势等

因素,划分了1978—1990年、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2010—2022年四个阶段(大体上对应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全面推进时期、区域发展战略调整时期和经济发展新时代时期),并报告了分阶段的总产出差异变化分解结果。对比这四个阶段,可以发现,南北地区总产出差异虽然一直在扩大,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扩大的速度最慢,而在改革开放全面推进时期速度最快,而后速度不断放缓。从要素贡献变化来看,有以下几点特征非常突出:第一,2000—2010年南北地区物质资本投入差异快速缩小,充分体现中央区域发展战略调整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南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扩大得更快。第二,进入新时期以来,南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缩小,但物质资本投入差异又开始拉大。第三,有效劳动投入差异大多数时期在缩小南北总产出差异,但进入新时期以来出现了明显变化,已经成为扩大总产出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些特征表明,单纯依靠中央政府政策和物质资本投入来

表1 1978—2022年南北地区总产出差异及要素贡献的变化情况

年平均变化率(%)	劳均产出	全要素生产率	劳均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水平
1978—1990年	0.86	0.39(44.98)*	1.04(59.86)*	-0.08(-4.83)*
1990—2000年	1.53	0.91(59.72)*	1.48(48.09)*	-0.24(-7.81)*
2000—2010年	1.02	1.83(178.77)*	-1.60(-77.56)*	-0.02(-1.21)*
2010—2022年	0.91	-0.28(-31.19)*	1.31(71.83)*	1.07(59.37)*
1978—2022年	1.06	0.65(61.34)*	0.61(28.73)*	0.21(9.9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注:带\*括号中的数值为贡献份额(%)。

缩小地区差异效率偏低、成本过高,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流动与政策因素有关,但更主要还是受地区生产效率影响。

### 2. 劳均产出差异分解

利用式(8)测算1978—2022年南北地区劳均产出差异以及各要素的贡献,结果如图2所示,四条线分别表示南北地区劳均产出的差异,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劳均物质资本差异和人力资本水平差异的贡献。从中可见,虽然南北地区的劳均产出差异也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与总产出差异有很大的不同。改革开放初期,南方地区劳均产出远低于北方

地区,直到2000年前后才超过北方地区。换言之,2000年之前南北地区劳均产出差异呈缩小态势。进入新时代以来,南北地区劳均产出差异的变化不大,基本上保持了平稳状态,与总产出差异的进一步上升截然不同。南方地区的劳均资本一直低于北方地区,虽然在1978—2000年差距不断缩小,此后却又扩大。虽然差异不大,但南方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也一直低于北方地区,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对南北地区劳均产出差异的影响比对总产出的影响更为突出,是南北地区劳均产出差异的决定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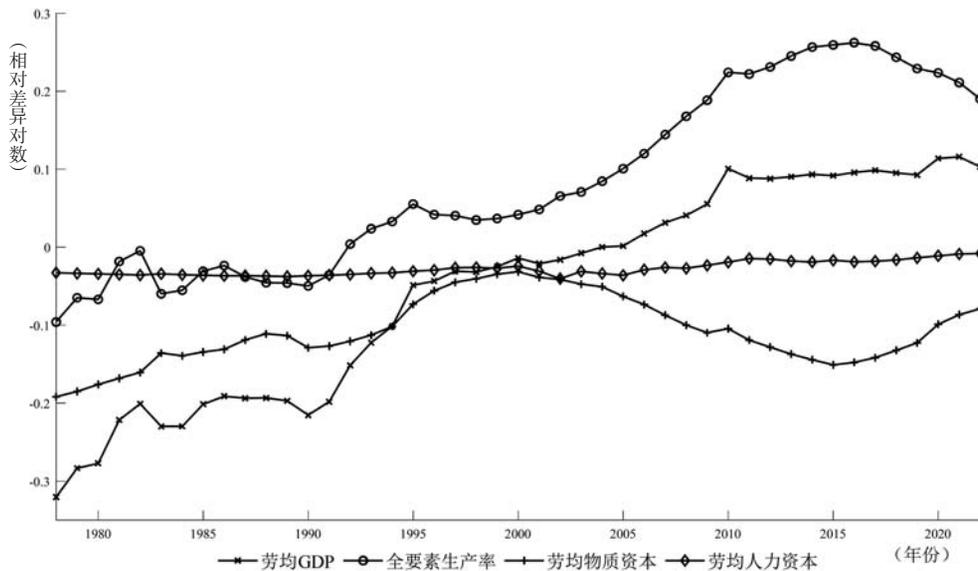


图2 南北地区劳均产出差异分解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表2报告了改革开放以来南北地区劳均产出差异及要素贡献的变化情况。总体来看,1978—2022年中国南北地区劳均产出差异平均以每年0.96%的速度扩大,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变化的贡献份额为67.57%,对南北劳均产出差异扩大的贡献超过2/3;劳均物质资本差异变化的贡献份额为26.61%,作用较大;人力资本差异变化的贡献份额为5.82%,幅度不大。这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对南北地区

劳均产出差异的影响更为突出,要缩小地区差距发展水平,必须大力提升北方地区生产效率。

分阶段看,南北地区劳均产出差异也与总产出差异有所不同。首先,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0年南方地区经济开始赶超北方地区。这一阶段,南方地区劳均产出的较快增长,既得益于全国的普遍改革,也得益于国家给予南方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投资支持。东南沿海地区在改革

表2 1978—2022年南北地区劳均产出差异及要素贡献的变化情况

年平均变化率(%)	劳均产出	全要素生产率	劳均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水平
1978—1990年	0.88	0.39(44.04)*	1.05(59.64)*	-0.06(-3.69)*
1990—2000年	2.01	0.91(45.40)*	1.97(48.45)*	0.25(6.15)*
2000—2010年	1.15	1.83(159.21)*	-1.47(-63.65)*	0.10(4.44)*
2010—2022年	0.02	-0.28(-1293.46)*	0.43(971.84)*	0.18(421.62)*
1978—2022年	0.96	0.65(67.57)*	0.52(26.61)*	0.11(9.9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注:带\*括号中的数值为贡献份额(%)。

开放的很多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起到了先行先试的作用。但这一阶段,南方地区发展以初级加工为主,劳动力流入也主要从事初级岗位工作,高端人才跨地区流动受政策和制度约束还非常严重。

其次,1990—2000年南北劳均产出差异变化最快,年平均变化率超过2%,而且三个生产要素的贡献都是正向的,即提高了南方地区的相对水平。这一阶段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快速推进、全面展开的阶段,也是南北地区实现赶超北方地区的阶段。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比较充分地利用了自身区位优势和国际市场环境,发挥地区比较优势,迅速提高了生产效率。与此同时,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也吸引了大量投资和劳动力流入,人力资本水平也大幅提升。这表明,改革开放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区域快速发展的重要抓手。

再次,2000—2010年南北劳均产出差异继续扩大,南方地区发展水平超过了北方地区,并逐步拉开了与北方地区的差距。这一阶段,有两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方面是受国家政策影响,北方地区的投资大幅提升,劳均物质资本快速提升,超过了南方地区;另一方面是南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扩大也最快,年平均变化率高达1.83%,远超其他几个阶段。这表明,这一阶段的区域政策虽然取得良好效果,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今后的区域协调发展,既需要平衡投资等物质投入,也需要兼顾政策的实施效率。

最后,2010—2022年南北地区劳均产出差异变化很小,年平均变化率只有0.02%,这是劳均产出差异区别于总产出差异的一个突出现象。事实上,结合表1可以看到,这一阶段劳动力和产出增长在两个地区都基本同步,南北地区总产出差异的扩大主要来自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流动。更为深入的分析表明,这一阶段南北地区总产出扩大主要是东北地区人口、投资比重下降和珠三角地区人口、投资比重上升的结果。这一方面说明解决地区差异的关键之一是衰退地区的振兴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要素的合理流动具有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作用。

### 3. 全国各地地区劳均产出差异

为了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差异的总体状况,并作为南北差异分析的对照,利用式(9)测算1978—2022年31个省(区、市)的劳均产出协方差以及各因素的贡献,结果如图4所示,四条线分别表示劳均产出协方差,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劳均物质资本投入和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贡献。从总体趋势来看,中国地区经济差异在改革开放初期略有缩小,而后急剧扩大,到2000年前后达到顶峰;21世纪以来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而且下降幅度很大,目前的总体差异水平已经小于改革开放初期。从各要素的贡献份额来看,大多数年份劳均资本是决定中国地区差异的关键因素,其变化趋势与劳均产出趋势非常接近,贡献幅度也最大。而人力资本水平则一直趋于缩小地区差异,但贡献份额不大。全要素生产率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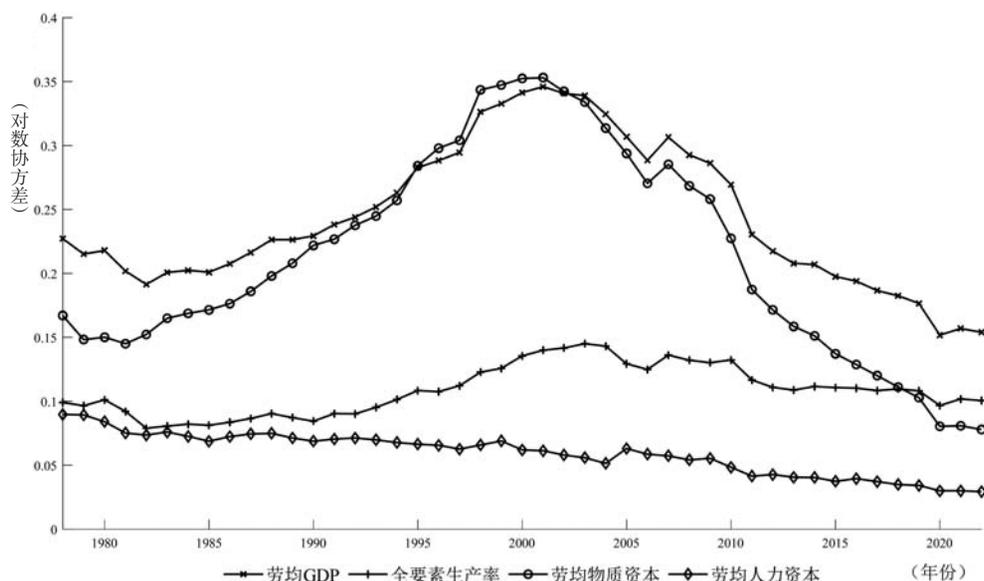


图3 全国地区劳均产出差异分解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地区差异的影响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近年来,其贡献幅度超过了物质资本,已经成为决定中国总体地区差异的最主要力量。

对比图2和图3可以发现,全国差异在2000年以后总体上呈现缩小态势,但南北差异却仍在不断扩大,成为影响地区差异的重要方面。劳均资本差异在全国劳均产出差异中的贡献份额远大于它在南北地区劳均产出差异中的贡献份额。与此相对应,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在南北地区劳均产出差异中的贡献份额远大于它在全国劳均产出差异中的贡献份额。这些都表明,今后一段时期,必须更加重视南北地区差异,特别是两地区生产效率方面的差异。

##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文章基于发展核算的基本框架提出了南北地区经济差距的要素分解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差异对南北总产出和劳均产出差异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南北地区总产出差异总体上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但劳均产出近十多年来变化不大,劳动力和资本流入成为南方地区总产出增长的重要因素;第二,全要素生产率差异一直是影响南北差异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将会主导区域差异未来的趋势;第三,物质资本差异受区域政策影响比较突出,但政策效果需要多方面协调考虑。这些结论表明,要素分解对于认识中国南北地区经济差异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缩小南北差异、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

南北经济差异是众多庞杂因素造成的经济现象,本文只从经济增长要素视角分析这一经济问题,仍有较大的扩展空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今后一段时期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未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南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分类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必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文的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是决定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也是影响南北

地区差异的主要力量,这就要求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快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我国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发展的重点难点不尽相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简单套用单一发展模式。不同地方的发展阶段不同,新质生产力发展也会呈现不同的区域特征。重要的是要分类实施,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紧扣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在固长板、补短板、锻新板上狠下功夫,探索出发挥本地优势、展现本地特长的新路子。

第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推进改革开放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北方地区更要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并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要打破行政垄断等行业壁垒,促进公平竞争,激发市场活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同时,各地区都应当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大力度吸引国际国内资本、技术和人才,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第三,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快国际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适当的要素流动,并不会导致地区发展水平差异的扩大,反而是缩小地区劳均产出差异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加快国际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地区行政分割、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等。各地区要充分发挥人财物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进一步打破地区行政分割,全面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

## 参考文献

- [1] EASTERLY W, R LEVINE. It's not factor accumulation: stylized facts and growth models [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1, 15: 177—219.
- [2] HALL R, JONES C.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1): 83—116.
- [3] KLENOW P, RODRIGUEZ—CLARE A. The neoclassical revival in growth economics: has it gone too far? [J].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97, 12: 73—114.
- [4] WANG Y, YAO Y. Source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1952—1999: incorporating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3, 14: 32—52.

- [5]安虎森,周江涛.影响南北经济差距的主要因素分析[J].经济纵横,2021(7).
- [6]安树伟,李瑞鹏.东西差距还是南北差距?——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差距的演变与机理分析[J].中国软科学,2023(4).
- [7]从胜美,耿鹏鹏,罗必良.市场化、南北差距及其根源:基于作物性质的政治经济学考察[J].南方经济,2022(1).
- [8]戴德颐.基于资源异质性的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1).
- [9]董雪兵,池若楠.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收敛的时空演进特征[J].经济地理,2020(10).
- [10]傅晓霞,吴利学.技术效率、资本深化与地区差异: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中国地区收敛分析[J].经济研究,2006(10).
- [11]傅晓霞,吴利学.前沿分析方法在中国经济增长核算中的适用性[J].世界经济,2007(7).
- [12]盛来运,郑鑫,周平,等.我国经济发展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J].管理世界,2018(9).
- [13]苏红键.自然禀赋与地区发展:兼论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现象[J].中国软科学,2022(10).
- [14]王家庭,袁春来,贺沛翔.我国南北差距的定量测度、时空演进及驱动因素[J].学习与实践,2023(4).
- [15]魏后凯,年猛,李玢.“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J].中国工业经济,2020(5).
- [16]吴利学.中国南北差异的产业分解分析与政策启示[J].区域经济评论,2023(6).
- [17]肖金成,沈体雁,左万水.中国经济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与趋势分析: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二十次专题研讨会综述[J].经济与管理,2022(1).
- [18]杨多贵,刘开迪,周志田.我国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及演变分析[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10).
- [19]杨明洪,巨栋,涂开均.“南北差距”: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化的事实、成因与政策响应[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4).
- [20]张博,范辰辰.稻作与创业:中国企业家精神南北差异的文化起源[J].财贸经济,2021(6).
- [21]张红梅,李善同,许召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差距的演变[J].改革,2019(4).
- [22]张杰,郑姣姣.中国南北发展分化:政府干预视角下的异质性创新激励效应[J].社会科学战线,2023(7).
- [23]郑新立,范恒山,董雪兵,等.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南北差距研讨会发言摘编[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21(4).

## Factor Decomposition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ina's North-South Regional Differences

Wu Lixue

**Abstract:** China's north-south regional differences have been widening since the new century, with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roles of various growth factors. Using the decomposition framework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based on development accounting and China's provincial-level data from 1978–2022, we study the impacts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physical capital, and labor inputs on the econom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and find that: the difference in total output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has continuously expanded, but the gap of output per labor has not changed much in the last decade or so;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have been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North-South differences, and to a large extent will dominate the future trend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physical capital differences are more prominently affected by regional policies, but the policy effects need to be coordinated and considered in many way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factor decomposition for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of China are that each region should develop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further exp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large market at home and abroad, so as to form a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with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North-South Regional Differences; Development Accounting; Factor Contribution Decomposi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责任编辑:文 锐)